

“筑”扎申时(15:00—17:00)

工地泥工全交辉:

“砌稳每块砖,日子就有盼头”

■文/图 衡阳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 境



运送水泥。

8月6日下午3点,烈日当空。

在蒸湘区某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,56岁的全交辉半蹲着砌外墙砖。泥刀在灰桶里翻飞,手腕转处,砂浆已均匀糊在砖面。他左手稳托砖块,拇指轻推间,“咔嗒”一声与邻砖严丝合缝。

记者小心翼翼地来到他身旁,全交辉并没有抬头理会。黄色安全帽下,鬓角染着霜白,汗水顺着下巴砸在砖面上。他目不转睛,盯着砖缝微调位置。

“第三排第三块往左偏了半公分。”来不及寒暄,他的开场白令记者一时语塞。

“我18岁跟着舅舅做学徒,干泥工到现在整整38年。”全交辉底气十足地说,靠着多年经验,仅凭肉眼观察,就能察觉毫厘级偏差。

回忆起做学徒时,他说:“头回砌砖没达标,师父勃然大怒,差点一铲子拍过来,还训斥我‘砖歪了心不能歪’。”师父这句话,他一直铭记于心。

下午3点45分,全交辉摘下安全带,踩着踏板下到地面。他拧开随身带的大水壶,咕咚咕咚灌下大半瓶掺了盐的水,抹了把嘴说:“这水比冰汽水解渴多了。”他坦言最怕“秋老虎”,上午太阳晒得皮肤生疼,下午闷热得喘不过气。

全交辉的妻子在衡南县茅市镇老家务农,悉心照料着80多岁的公婆。双抢时节农务繁重,前不久他特意请假三天赶回老家,和妻子一起抢收早稻、抢插晚稻。“田里的活也耽误不得,父母年纪大了,全靠她照应。”谈及妻子,他黝黑的脸上露出温柔的笑意。

谈话间,全交辉弯腰提起一袋水泥放到推车上。记者注意到,他左手食指始终弯曲贴在掌心,指节泛白。“2023年干活时被钢管压的”,他轻描淡写,称这点小伤不影响工作。可拎袋时,他左手需靠胳膊肘借力,这“轻伤”注定将伴随他后半生。

“每天起码要运30多趟,每次8袋,多亏了这个家伙计。”全交辉拍

了拍推车。调配砂浆时,他边操作边解释:“三铲水泥一捧沙,水要没过半个铲子。”解开水泥袋,灰粉腾起,他偏头屏息,右手握铲将水泥铲入桶内,左腕内侧的旧疤随动作绷紧。

下午4点20分,全交辉握住搅拌机手柄开始搅拌砂浆。他半蹲着身子,膝盖微屈抵住桶底防滑,受伤的左手虚搭在桶身辅助发力。混凝土拌匀后,他又用铁锹将灰浆铲进灰桶。“今年没加班,每天干满点就收工,240块钱一天。大女儿嫁人了,二女儿在长沙读研二,小儿子下学期读高三,用钱的地方还多。”全交辉直起腰,捶了捶酸痛的后腰。

下午4点40分,全交辉提着盛满混凝土的灰桶,走向工地的简易楼梯。这段钢管木板搭建的楼梯被烈日晒得发烫,他和工友小心翼翼地挪动,互相提醒“慢点,稳住”。再将小桶猛地倾斜,深灰色的混凝土裹着热气倾泻而出,在模板间发出沉闷的“噗嗒”声。

下午5点,最后一桶混凝土浇灌完毕。全交辉摘下安全帽,头发被汗水粘成缕,额角皱纹里积着灰。清理完后,他从工装口袋掏出手机,壁纸是小儿子站在县一中教学楼前的照片。

“等他大学毕业,找到份好工作,我就可以退休了。”他用袖口擦了擦屏幕,感慨道,“这泥工手艺看着粗,里头学问深着呢,可惜年轻人都不学了。”

全交辉收拾好磨亮的泥刀、呀呀作响的推车、红色的水桶,扛起工具袋时,袋带在肩头勒出深痕。望着远处自己参与建造的高楼,他说:“那栋楼的砖是我砌过,路过时见人在阳台晒被子,心里怪暖。”

他走向工棚,身影微佝却稳健。风扬起细灰,他抬手揉了揉眼,脚步未停。

钢筋与砖块铺就的路上,他是这座城市沉默的基石,用每一把灰浆、每一块砖,砌着日子的盼头。

“泳”动酉时(17:00—19:00)

游泳教练高欢:

曝晒的青春,泡水的夏天

■文/图 衡阳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小青 实习生 陈俞帆



高欢手把手教学员。

8月16日下午5点,林隐酒店的户外泳池波光粼粼,刺眼夺目。高欢站在泳池边沿,古铜色的皮肤挂着水珠,脚踝处未愈的破皮伤口清晰可见。

“收腹!吸气!”他吹响挂在脖子上的哨子,声波穿透蒸腾的热浪,吸引了泳池里所有小朋友的目光,认真听着高欢的指令。

10个七八岁的孩子在水中排成一排,像群刚出壳的雏鸭。高欢跳入水中,将呼吸的要领示范给学员们看:“记住,掌握呼吸节奏在游泳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一环,学会呼吸,才可以游得更远。”

这是他当天带的第二批学生。嗓子已略显沙哑,却依然竭力保持音调足够高,将游泳的要领清晰地传递给每一名学员。

今年才19岁的高欢,皮肤在一个暑假的曝晒中变得黝黑,笑起来眼角有褶子。他7岁开始学游泳,这些年也一直坚持。直到今年,他成功考取了救生员证和社会体育指导员(游泳)证,暑假期间便在这里教孩子们游泳。

每天下午3点半到晚上9点,一天五节课,每节课间隔十分钟。最忙时要在不同泳道间穿梭教学,脚趾缝长期泡得发白,晚上睡觉还觉得床在晃动。

“收、翻、蹬、夹!”这是他每天说得最多的话。有的孩子学得快,七八节课就能游个十几米;有的怕水,抱着池边不肯松手。高欢就得一直托着他们的肚子,弯着腰在水里走来走去,一节课下来,腰酸得直不起来。

高欢说,最累的还是嗓子。泳池里人多又吵,就得一直大声喊,一个月吃了五盒金嗓子喉宝。但是他觉得不觉得苦,反而每天干劲十足。“我非常热爱这份工作,虽然我现在学习的专业与此无关,但我还是希望像现在这样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,接触不同的人。”他揉着脖子羞涩地笑。

傍晚6点,不少家长来到泳池,举起手机围成了半圆。当天是这期学员的第十节课,也是他们的结业考试。

结业考试就像一场小型奥运会。小学员们挨个游过了15米标准赛道,高欢在池边来回走动,随时准备捞人,还会时不时带动大家给小朋友送上掌声。

“合格!”他给每个通过的孩子发放证书。有个小姑娘拿到后高兴得直蹦,溅了他一身水。家长们在旁边拍照,有个妈妈特意过来道谢:“我家孩子以前怕水,现在可喜欢游泳了。”

高欢摸了摸小孩子的头,笑着说:“这都是应该的,让小朋友学会自救技能,我也很开心!”

等到小朋友们都被家长带走,高欢便坐在泳池边的长椅上,狼吞虎咽地扒着盒饭。饭粒粘在晒脱皮的鼻尖上,他也顾不上擦。

记者注意到,他的脚底脱了好几块皮,被泡得发白。但高欢说这是家常便饭,无大碍。

晚上,泳池中亮起淡蓝色灯光。6点半开始的课上,高欢的声线已经更加沙哑。但这不妨碍他眼尖地发现有的孩子对水波异常敏感,立即调整了教学方案。他会根据不同的孩子调整训练方案,调皮的要严格,胆小的要鼓励。

他还会采用游戏的方式,来减轻孩子们对水的恐惧。高欢会突然潜入水底,变身“游戏NPC”,像条真正的鲨鱼般从孩子们身边穿过,让孩子们在追逐赛中忘记对水的恐惧。

晚上9点,当天的最后一节课结束后,高欢还会在游泳池里游几圈。夜风掀起他速干外套的下摆,后腰上露出块硬币大小的晒伤疤痕,那是连续五小时教学留下的勋章。

等到第二天下午3点半,他又会准时出现在这里,带着又一批“小青蛙”征服碧波。当泳池的自动循环系统开始工作,水流声便像永不疲倦的潮汐,托起这个酉时弄潮儿的青春。

有人或许会说,为何每日如此重复的生活,而不感到厌倦呢?高欢说:“这份坚持并非单调的重复,我见证着他们从最初不敢下水,到逐渐克服恐惧、享受游泳的蜕变过程,而在这份坚持中,我也收获了自我的蜕变与成长。”